

我家“幼崽”，就是“人类幼崽”

□周德仑

儿童的世界，也许是人类最妙不可言的世界。

儿童的想象力不仅不会受到限制，而且可以“穿越”。娃娃最喜欢爷爷讲“三个小猪”的故事，故事的内容并不出奇，就是三个小猪在逐渐长大后，被猪妈妈要求离家独立生活，并自盖房子，战胜可恶的大灰狼，最终赢得独立生活。爷爷应娃娃要求，几乎讲了一遍，但执着的“听众”依然乐此不疲。

其实，故事的吸引力并不在故事本身，而在于故事演绎的方式。娃娃会将故事的五个主人公穿越到自己的生活场景之中，置换成自己最熟悉的人，于是，三个小猪分别成为多米、周云泽和自己，而自己盖的房子一定最好，爷爷毫无悬念就成为“大灰狼”，猪妈妈当然是完美的正面角色，那就是她的妈妈了。在听故事的时候，娃娃反客为主，会源源不断“布置”自己的院子、房子，增加最新的设备，安排了最美丽的花卉，完全将世界时空界限打破，构建了不可思议的崭新世界。

“穿越”成为儿童的特权。就像是有个神奇的主宰，立于宇宙之巅，俯视人寰，所有时空都汇聚于一

起，可以任意调动组合其中美好元素，重新融合成一个最理想、最完美、最不符合逻辑，但又最富于创造力的新颖世界。娃娃很乐意构想这样的画面，而爷爷也正好迎合了娃娃的期待，所以在讲述故事时，会冷不丁穿插进互不相干的人物或场景，让娃娃感到不可思议，然后兴奋起来，哈哈大笑。娃娃特别喜欢爷爷讲故事的方式，每一次向爷爷发出邀请，总会说：“爷爷，给我讲一个搞笑的故事吧！”娃娃将这种故事演绎的方式命名为“搞笑”，其实就是“穿越”，就是“荒诞”，这非常符合娃娃“不拘一格”的思维方式，而且不厌其烦：“爷爷，再给我讲一遍吧！”如果爷爷有足够的耐心和精力，就像故事可以永远重复下去，就像传统的唱片滑丝一样，不停地反复播放。

“穿越”会考验娃娃的分辨力，但显然更有魅力。娃娃听到爷爷编造的故事时，在最初惊愕迷惑之后，会好奇询问突如其来的人物和场景何以走进画面，不久就欣然接受，不过爷爷也不要陶醉得太早，因为这绝不是审美的终结，娃娃以自己“非凡”的领悟力和与生俱来的调皮秉

性，会顺着爷爷的思路“推波助澜”，将“荒诞”进行到底，这回就轮到爷爷吃惊了：娃娃显然是在以清醒思维，接续“糊里糊涂”的故事，不仅故事的走向超出了爷爷的预期，而且人物的性格发生反转，比如一个正面人物会变质成为反面人物，整个世界颠三倒四，李白也许到了“大悦城”，而牛魔王会与敖丙大战几十个回合。“穿越”打破了世界固有藩篱，所有想象都可以成为现实，“荒诞”不再是亵渎逻辑，“离谱”成为创造的同义语。这在成人的世界中，简直是大逆不道，可望而不可即，但在儿童的世界里，却是常态。谁应该向谁学习、致敬，答案不言而喻。

成人拥有明确的交际符号，传播透明，但成人的世界却难免僵化。儿童的很多表达语焉不详，甚至无法“解码”，但却充满灵感。4岁娃娃的识字水平，还不足以进行“文学创作”，但娃娃竟然可以“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能够“写诗”！当这些“诗行”呈现在你面前时，读者的认知系统立即崩溃：这是一组乱七八糟随意安置的符号，看似文字，却一个也不可识，既似山水画，又如蚂

蚁爬行。你无法理解它的含义和韵律，却可以无限延伸，做出无穷无尽的诠释。它的内涵最小，却也最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创造了一个认知的奇迹。其实，作者也不明白自己表达了什么，只是觉得有趣，没有功利，这就够了。也许这首诗永远不能被解读，会被遗忘，但作诗的过程，却会被记住——过程就是意义。

有趣的是，娃娃在回应爷爷的询问陷阱时，还有一点理性：“宝宝，你觉得你的诗写得不好，还是李白的诗写得不好？”——“那还是李白写得好！”这一句问话，要是放在一年前，娃娃的回答肯定毫不犹豫：“我写得好”！这种理性的到来，不过是因为娃娃的世界也在清晰化——娃娃大略知道了李白的厉害，所以谦逊。到底是清晰的世界美好，还是混沌的世界无拘无束？那就让“童心”和“城府”分别来回答吧！

儿童世界无拘无束，没有禁区 and 边界，思维任性而浪漫，仅仅凭借想象就可以构建最完美的图画，真让人羡慕！儿童的世界如此迷人而无限，给世界带来的美好，正是成人世界的缺憾，但也是人类童年的天赋，故有“我家幼崽，就是人类幼崽”的奇特祝福！



“五月榴花照眼明”，老家院中那棵石榴树，已伫立了二十余载，它熏沐着海风，鲜妍明丽的花朵在浓绿的枝叶间灼灼绽放。

它的树干并不粗壮，分叉形成“V”字形，向上生长。每到春天，枝丫上长满嫩绿的叶子，看起来郁郁葱葱，又像一把伞，把整个院子都遮盖起来。夏天的时候，树上开满了火红的石榴花，绿叶点缀下煞是好看，香甜的气味还会招来蜜蜂穿梭授粉，为结出可口的石榴做充足的准备。秋天来了，一个个石榴从青涩的疙瘩慢慢长成拳头大小的熟石榴，青色的果皮渐渐染上一层粉红，挂在树枝上，像是一个个小灯笼。有的枝条上果子结得多了，就被压弯了，石榴垂到伸手可摘的地步，等到摘取的时候，却又舍不得，想让它枝头逗留得再久一点。

摘石榴可是一门技术活，为此我爸还专门购置了一个摘石榴的夹子，最下面是手控的镊子，中间是可以伸缩的铁棍。捏一下镊子，最上头的三齿夹就会合拢，把石榴夹在中间，用力一扭，石榴就留在了夹子上。此时还不能放松，因为离枝的石榴会带着夹子往下坠，得使劲支住铁棍，把石榴小心翼翼地放在地上才算完成。往往完成这个过程，虎口处就隐隐作痛。

有些石榴留在树上，到挂不住的时候，就“砰”的一声，掉在地上。往年还没发现摘石榴夹子这个好东西时，我爸就会换上一身旧衣服上树摘。树不高，枝杈多，摘起来不费力，只是手上容易挂彩，后来也就不这样摘了。

我们会坐在院子里吃石榴。石榴可真酸啊，让人口水直流。我不爱吃酸，总会每个都尝一尝，找出比较甜的吃，自己家种的就是吃着美。爸爸妈妈不挑，一个个挨着吃。吃不完的，就挑一些好的、没有裂口的送给亲戚邻居。

邻居们路过院子时，看见挂在树上的石榴，常会讨论今年石榴的个头大小。我读小学五年级时，我们家搬到这个院子里，石榴树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眨眼十几年过去，我去了外地读书，又回到家乡工作。每次回老家，总要先在树下站一会儿。石榴叶沙沙作响，仿佛在絮叨我缺席的时光。它见过我儿时贴脚摘石榴的笨拙模样，也听过父亲踩着枝干时的吆喝。

街巷变了，院墙旧了，可这棵石榴树始终站在记忆的原点，根须深扎泥土，枝叶轻抚流年。那些酸中带甜的石榴籽，那些被蜜蜂吻过过的花朵，还有树下的欢声笑语，在初夏的风里酿成了岁月的甜酒。

说说“洗稿”

□徐迅雷

网上有一句话：“抄抄抄，抄是法宝；洗洗洗，洗成大V。”说的就是抄袭与洗稿的那些事儿，如今在网上，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无论抄袭还是洗稿，本质上都是侵权，侵犯了别人的知识产权。

以前，人们常见的是抄袭、剽窃。此处抄来，投到别处，发表了就窃自个儿的。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事。我的一篇刊登在报纸上的散文，被人全文抄去发表，直到后来编书时我才发现。

如今进入互联网时代，纯粹的抄袭变少了，但是改头换面的洗稿却多了起来。所谓洗稿，就是未经作者许可，对他人的原创作品进行篡改、增删，最后貌似成了另一篇文章，但实际上核心事实、主要观点、陈述方式或论证逻辑都来源于原作品，存在“实质性相似”。

其实，洗稿与抄袭、剽窃“一脉相承”，是“进化”之后的抄袭。如果说抄袭的本质近乎于“偷”，那么洗稿近乎于“骗”——既想骗过读者，也想骗过作者。洗稿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如果不详加甄别，有时不容易发现。当然，纸终究包不住火，洗稿者到最后都会露馅儿，会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文偷”而已。

人们之所以反对洗稿，是因为知识产权是一个人的“智力成果”与“智慧所有权”，是人们脑力劳动的结晶，与物质财富一样，不容许丝毫的侵犯。2019年初，微信公众号上某知名自媒体推出一篇挂名“原创”的逾万字“爆款”长文，后被指涉嫌洗稿，因为其核心事实都来自一家知名媒体的记者花费长时间所做的深度调查报道。平台随即取消了其原创标

识及赞赏功能。原因很简单，人家做深度调查，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时间精力得出的结果，你却得来全不费工夫、用了也不打招呼，这就很有可能构成了侵权。

洗稿的“成果”，多数为自媒体自用；也有人投稿报纸杂志谋求发表，甚至于“一稿多投”。现实中，我们发现一个现象：洗稿与一稿多投常常是关联着的。或者说，洗稿者更喜欢一稿多投，反正得来不甚费工夫，多投多发，以赚取更多稿费。这里的逻辑是一致的，就是不投入对应的劳动，却想获得对应甚至更多的报酬。

无论是洗稿还是一稿多投，对编辑劳动都是一种消耗与浪费，也往往给媒体带来不少麻烦。学术界普遍遵循“首发”原则，媒体也是如此——我知道很多报纸都跟作者强调过“首发”的规则。那该怎样应对洗稿呢？我认为，与洗稿者相关的平台首先要负起责任，强化管理意识，建立健全针对洗稿的听证会议机制，甚至可以增加曝光的频次，一旦确认为洗稿，就及时公布曝光，加大惩罚力度。同时，要让洗稿投诉举报流程更为简明可行，无论是第三方或是被侵权者的举报，都应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从而最大可能第一时间阻断洗稿现象的发生。

如果有严重的洗稿事件发生，甚至于涉嫌犯罪的，就需要依法加以惩罚。上海有个三人团伙，利用AI软件洗稿获利。今年初，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三名被告人因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十个月不等，并处罚金。这就是一个例子。

“洗稿”既违背新闻伦理，又侵犯知识产权，网络时代的“洗稿不算偷”，可以休矣！（据《人民日报》）

院中石榴树

□吴俊杰



攀登者

□洛桑顿珠

我们在山脚下仰望已登峰的勇士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向们招手，我们在学海中尽情遨游沐浴党的温暖接受洗礼；

百年璀璨党史无数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

百年梦圆新征程正当吾辈风华正茂，组织寄予厚望群众充满期盼时间分秒紧迫须臾不可放松；

接过时代的接力棒我们将一张蓝图绘到底接过时代的接力棒不负青春，不负韶华；

我们是攀登者勇攀高峰，我们是攀登者接过勇士的勋章；

我们是攀登者勇攀高峰，我们是攀登者传承革命光荣传统；

敬爱的同学让我们一起攀登不顾前路艰险，

亲爱的同学让我们一起攀登不顾风雨交加，

可爱的同学让我们一起攀登不顾漫漫长夜；

时代赋予青年重任让我们奋进新征程共同续写新篇章。

父亲的戏剧人生

□沈铁梅

事川剧表演艺术的我开了新智，发现了传统川剧艺术因为几百年流传过程中所在地域、环境等种种因素而形成过于生活化的特点。父亲还启发我，在川剧舞台表演和乐队编制的规范性、唱腔的高雅性方面进一步守正创新，从而更加符合当今的大众审美风格。

父亲一生是乐天派，在艺术道路坎坷难行之际，虽然也有过痛苦和委屈，但他通过对戏的琢磨、对表演的思考来化解，依然乐观面对生活。他对京剧艺术始终满怀自信与热情，“只要我想得到，我就做得到！”他就是要塑造属于沈福存的京剧艺术表演风格。

70年代末，为了重回舞台，他从老生改回了旦角。他对传统戏没有大拆大改，而是“小地方找戏”。对于那些已经演了几百年的传统戏，努力把戏演活，特别注重火候的把控。他的“三出半”都是经过深加工、再处理的。他的“深”，在于一个“情”字。不

你是我的菜

□杨晓丽



盛夏时节，空心菜大量上市，是真正意义上的时令蔬菜。这种菜梗中心是空的蔬菜，又被叫做“通心菜”，但许多本地人更习惯称它为“应菜”。

我从小就喜欢吃空心菜。那时屋前一小块闲置地被母亲用来种植各种绿叶蔬菜，不同于其他青菜需要多加照料才能防止青虫侵害，空心菜的生命力顽强，很少遭受青虫的啃食，平时无需特别关注就能长得很好，因此母亲更偏爱种它。空心菜还不怕热，夏季天气越热，它长得愈发葱茏、茂盛。每次才采完一茬，几天后嫩叶又都冒出来了。

以前做午饭前，母亲经常会挎着小竹篮去菜地，从里头掐一些鲜嫩的空心菜。她总说摘这种菜要讲究技巧，得先用大拇指和食指用力捏住菜梗，听见清脆的啪啪声，再将其掰下来。还要记得让露出

地面的菜梗留下一个手指节的长度，才能让空心菜更好地继续生长。母亲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每次都要将择好的空心菜浸泡在清水中，说是这样做可以让空心菜在热炒后仍保持翠绿色泽，不易氧化变黑。

如今餐厅大厨炒空心菜时，大多搭配的是蒜泥，再用大火进行快炒。这种做法烹出的空心菜还会带着一股诱人的“锅气”。不过我更爱吃母亲炒的空心菜，不同于时下流行的烹调方式，她会将大叶青梗的空心菜连叶带梗撕成细条，之后搭配切碎的青椒一起下锅翻炒，待要出锅时再撒点盐焗调味。或许是青椒的辣刺激了味蕾，空心菜入口的滋味变得更加爽脆可口，香气萦绕唇齿，总能引人食指大动。每次饭桌上出现这道炒菜，我定会吃得停不下筷子，米饭都要多添一碗。

采摘的空心菜吃不完，母亲便将它们收集起来制成咸菜。做法不难，